

历史回眸

在现代战争史上,台儿庄大战是中国在正面抗日战场上取得的首次大捷,是寸土寸血推进、逐街逐巷肉搏的激战。历时半个多月的战斗,中国军队歼敌1万余人,最终以3万人的代价赢得了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也因此闻名天下。战后的台儿庄天空是红的,河流是红的,土地是红的。今天,这场史诗般壮烈英勇的鏖战已经整整过去76年了,隐匿在瓦砾和硝烟中的忠魂还需要我们世代铭记。12月13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公祭日,谨写此文为之纪。

赵家欣采访台儿庄大战始末

□李海流



担任战地记者时的赵家欣

日,在峰县与台儿庄间展开了保卫台儿庄血战。……廿六日大清早,敌以坦克车数辆向我猛攻,我×团因无防御战车武器,被坦克车冲散,……薄暮,我以一营兵力袭击台儿庄附近之敌,砍杀甚多,我忠勇弟兄却大半牺牲在敌人炮火下。……廿七日以后,刘家湖、三里庄等处敌人,以坦克车大炮飞机掩护,猛攻台儿庄,甚至一日攻打七八次,我守台儿庄部队虽只有一团,……不惜任

4月7日夜里,一辆大卡车载着12个中外新闻记者和文艺工作者从徐州出发向台儿庄驶去。4月7日黎明时分,赵家欣等人赶到了台儿庄前阵地。此时的台儿庄到处是残垣断壁,余烬未熄。日军的尸体、我军的伤员、失去家园的百姓,倒塌的房屋……处处昭示着战争的激烈和残酷。在赵家欣的回忆中曾说:范长江是著名记者,他采访到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我是小记者,只能从31师师长池峰城那了解战况。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辖的31师是国民党守卫台儿庄的正面部队。从3月23日台儿庄大战开始,池峰城部不惜重大伤亡的代价,多次粉碎了日军的进攻。采访时,池峰城这位三十多岁的青年将领,由于连续几天浴血奋战,眼睛布满血丝,声音沙哑,仍精神抖擞地介绍了战斗的经过。采访结束,池峰城送给赵家欣一袋战利品作留念,袋里装的是缴获的日本太阳旗和子弹壳。采访完池峰城,他又到经受了血与水洗礼后的台儿庄战场中采访,残损的土墙、焦裂的农田以及清真寺、中正门、火车站等几处重点战场的断壁残垣、焦木熏烟,依



老年时的赵家欣



赵家欣所获奖章



报道台儿庄血战实况的《星光日报》

然留有大战的痕迹。驻地部队随员向他介绍台儿庄鏖战的详细情况。可谓枪林弹雨,血流成河,每一寸土地的坚守都是以忠诚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这次到台儿庄战场采访,赵家欣感受到了在台儿庄所升腾着的一种强烈的地域激情和融汇其中的民族精神。在炮火异常激烈的台儿庄大战中,赵家欣看到了寇寇的凶残和罪恶,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流血和牺牲,更看到了军民高昂的士气和被战斗锤炼成钢铁的意志,看到了万众一心以死御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力量,深深地被中国军民联合的抗战激情感染着……台儿庄战场的所见所闻,给赵家欣以强烈震撼,争速度、抢时间,在战壕里、在小旅店的油灯下,他写下了《台儿庄血战记》(《陇海线上》《血火中的行旅》等战地通讯,叙述了我前方将士在台儿庄大战中用生命和鲜血谱出的抗日战歌。

战地采访,谱写抗战凯歌

战争的激烈、寇寇的凶残和罪恶,他用那饱蘸深情的笔在《台儿庄血战记》(二)中写到:“三月廿三

何牺牲,拼力扼守,几天血战……(四月)六日晚我军奉令总攻,……我炮兵大展威力,敌城内外火药库皆被我击中起火,敌慌忙奔窜,经七日凌晨的继续搜索,台儿庄内残敌,遂告肃清。……”这是发表在《星光日报》的“之二”,说明前一天的报纸,应有“之一”,其后可能还有“其三”。但当时敌寇逼近厦门,形势险峻,“其三”是否见报,不得而知。在赵家欣当年发表在《星光日报》的《血战半月》一文中详细记载和分析了台儿庄的战局和战事。从3月23日日军的多攻进攻,台儿庄危在旦夕,到4月6日的全线反攻,日军弹药库被炸,展开白刃战,全歼敌军,收复台儿庄。文中详细记载了台儿庄大战的人物形象和战斗场面:如王铭章血洒滕县,张自忠三战临沂,池峰城死守台儿庄,以及那些为坚守阵地,在敌军飞机、火炮、坦克猛烈进攻下,官兵无一后退,全部壮烈殉国;敢死队59人夜袭敌营,用大刀、手榴弹歼敌无数,13名幸存者各赏30银圆,众皆拒收。敢死队员们大义凛然地说:“我



建设中的“龙头惨案”纪念碑亭。(王振全 摄)

时间定格在76年前,即1938年。在枣庄南3里有东龙头、南龙头、北龙头三个自然村,分布在枣庄通往峰县城(今峰城)大道东旁的东沙河两岸。这一年的5月16日是一个黑色之日。上午,驻扎在枣庄的日本侵略军,对三个龙头村进行了一场灭绝人寰的烧杀奸淫暴行,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龙头惨案”。

据老年人回忆,1938年,日本侵略军在邹县(今邹城市)过了春节。枣庄一带人心惶惶,传闻日本鬼子就要来了。3月18日灾星终于降临。下午4点多钟,日军3辆轻装甲车在前开道,尘土飞扬,气势汹汹地经陈庄闯进枣庄火车站。日军由枣庄南马道西门入城,居民四散避难。日本兵在中街当场就打死4名未来得及躲避的居民,其中有一名5岁儿童。霎时间,枣庄阴云笼罩,日月无光,大地处在极度恐怖之中,枣庄及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大多数都逃到了偏远山区避难。

3月24日,台儿庄大战打响了,激战半月,国军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重创日军濰谷支队、坂本支队,其余日军残部于4月7日向峰城、枣庄撤退。盘踞在枣庄的日军矶谷师团也成惊弓之鸟,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一个月之后,日军奥保夫部队接替了矶谷师团在枣庄的守备任务。

国家仇,民族恨,在枣庄人民的心灵深处孕育着。终于有一天,老枣庄街游击队的回族铁血青年,打响了充满仇恨的一枪。那是1938年5月15日,在枣庄至峰县的大道上有日本奥保夫部队军车向南行进。当军车行至南龙头村南一里许时,村南乱坟地里埋伏着七八名抗日游击队员,其中老枣庄街的回族游击队员向日军开了一枪。这一枪虽然未致日本兵于死伤,但是,小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惊慌失措,急忙调转头,仓皇返回枣庄,缩进了乌龟壳。奥保夫刚刚接替了枣庄的守备任务,“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正要抖抖威风,却受到游击

队员的袭扰,着实让他有几分气恼。所谓奥保夫其人,是日本世袭伯爵,他的父亲奥保巩在甲午战争中是中将第五师团长,在日俄战争中任大将第二军司令官、战后出任参谋总长、晋元帅军衔、授伯爵封号、得一级金鸂勋章、大勋位菊花大绶章。直到昭和五年(1930年)84岁去世,成为日本明治建军勋臣大中将中最后去世的一位元老。他的长子奥保夫很想在对华作战中凭借自己的指挥能力,创造出超越父辈的荣光。他容不得抗日游击队员在自己刚刚接管的守备区域内有偷袭大日本皇军军车的事情发生,并且认为三个龙头就是窝藏游击队的地方。于是一场报复性的杀戮正在酝酿形成。

第二天,驻扎在枣庄的奥保夫部队悍然出动100多人,乘军车气势汹汹地赶到三个龙头,实施疯狂报复。鬼子进村后,见人就开枪,见房就放火。那时村里都是草房,鬼子将成捆的秫秸点着火靠在房檐上,大火立时烧了上去。村里多处起火,浓烟四起,火借风势,迅速蔓延。不一会功夫,三村变成了火海。东龙头村的王锡恭老人未来得及逃走,情急之下钻进了院内的草垛中躲避,被活活地烧死在草垛中。几天后,逃难的村民回村,才将老人的尸体从草灰中扒出,已被烧得面目全非,缩成一团,无法辨认。村民宋汝洋被日军用绳子拴在马鞍上拖拽,将整个身子拖散了架,最后在北龙头村只找到了一条腿,因为他穿的鞋是从外地买的,鞋面上有三道杠,家人这才认出是他。南龙头村民吴清兰,刚结婚不久,其妻怀孕,因放心不下妻子,未能外逃,却被日军砍首,脖颈上仅连着一层皮。北龙头村民高文王老人被刺死在着火的草屋中,事后村民悄悄地将尸体掩埋在老人自家院内。孙宝德老人被杀死后又推到着火的草屋里焚尸。孔庆恩被鬼子用刺刀刺死后又碎尸若干块,并扔到菜园的水井里,最后一块尸体搭在井上的辘轳上,鲜血淋漓,惨状目不忍睹。在这场惨案中,三村遇难的无辜村民共22人。其中有的是被日军打死、刺死,有的砍头,有的烧死,有的刺死又焚尸。北龙头两人被日军抓去做苦力,至此杳无音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另外,东龙头还有两人被日军远距离开枪打伤,被打者随即倒地装死,逃过一劫。日军还奸淫妇女若干人,并烧毁房屋近千间,粮食一焚皆无,使龙头三村鸡犬不存,往日村民的栖息祥和之地,顿时变成了一片废墟。

时间已过去了76年,历史的见证人一个个相继离去,这一历史真相,也被他们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如此下去,“龙头惨案”这一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将会被流年岁月所湮没。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知史而后兴”。现在,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龙头村后人,正在自发筹建“龙头惨案”死难者纪念碑亭和龙头标志性建筑,以达到“不忘前事,激励后人”之目的。经市中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同意,纪念碑亭选址在东沙河龙头桥畔。“龙头惨案”死难者纪念碑亭落成后,将成为枣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将成为治理一新的东沙河沿岸首个重要的人文景观。



作者在东龙头社区向王宗峰老人采访“龙头惨案”情况。(王振全 摄)

枣庄记事

坐封七十六年的「龙头惨案」

□刘圣明

